

中國民間故事

烏頭魚

吳洛編著



3
217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目 錄

老獵戶的女婿.....	2
第三個女婿.....	11
張二坐館.....	28
長鼻子財主.....	
原來如此.....	
大老爺問路.....	
無頭鳥.....	
兩親家.....	
熄火竈.....	72
後記.....	80

老獵戶的女婿

從前，某處山坳裏住着一個老獵戶。他是遠近聞名的神箭手。他慣射天上的飛鳥；射一百箭，不作興有一箭落空。

可是老獵戶到底老了。人老骨頭硬，天大的本領也施展不出來了。

老獵戶沒有兒子，只有一個女兒。他要招一個女婿養老。招個什麼樣的女婿呢？也要一個神箭手。

老獵戶要招女婿。山前山後，山上山下，~~遠近幾處黑處~~知道了。年輕小伙子，也沒一個不眼熱他女兒漂亮靈巧。只恨自己沒本領，不是神箭手，所以誰也不敢去求婚。就這樣，今三明四五年多，老獵戶竟沒有找到一個中意的女婿。

消息越傳越遠，傳到隔縣一個光棍耳朵裏。他屁大的本領也沒有，可是他一心要做老獵戶的女婿。他躺在牀上，想呀想呀，終於想到了一條妙計。

這時正是春暖花香的時候，也正是打獵的好季節。

光棍打扮得像個獵戶的樣子——揹上一張硬弓，掛了一壺長箭。他在街上買了一隻活鮮的野鷄，帶在身上，當他快要走到老獵戶家時便用一枝長箭戳到野鷄頸子上，再從老獵戶的後門擲進院中，然後却到前門去敲門。

老獵戶正



在家裏為找不到中意的女婿發愁呢。忽然聽見乒乓有人敲門。門一拉，活脫脫地一個青年獵戶站在門口：手裏拿着弓，腰下掛着箭，威威武武的。老獵戶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請教，來人倒先恭恭敬敬施下一禮說道：“老伯，小姪適才在山上打獵，射中一隻野鷄，落到貴府院中去了，麻煩你開開門讓我去拿。”

方圓幾十里的獵戶，父一輩、子一輩的，老獵戶都是認識的，獨不曾見過這個青年小伙子。老獵戶當下帶他到後院去找野鷄。院門一開，果然一隻野鷄躺在地上，一箭正中咽喉，血還正在咕嚕咕嚕淌，翅膀還在拍拉拍拉撲呢。

光棍取了野鷄就告辭了，絕口不談別的事。老獵戶却暗暗稱讚這小伙子：又有本事，又懂禮數。他留他吃了一碗茶，問了些閒話；待想提起招女婿的事，又覺得和人家初逢乍遇，半生不熟的，不好提那碼事。

過了半個把月，老獵戶正在家裏惦着那

個了得的小伙子呢，兵兵兵又聽見有人敲門。門一拉，又正是他。老獵戶高興得很，連忙讓他進屋裏坐。來人却說：“多謝老伯，不坐了。不想射得一隻大雁又掉進老伯院裏去了。”

院門一開，果然又是一隻大雁躺在地上，不偏不倚，一箭也是中在咽喉，血還在咕嚕咕嚕淌，翅膀還在拍拉拍拉撲呢。

光棍取了大雁就告辭。老獵戶更佩服這小伙子了。他又留他吃茶，問了些家常話；雖然沒有提招女婿的事，可是從心眼裏却喜歡這個小伙子了。

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光棍打的野鷄、大雁、鶲鷒、天鵝一次又一次地落在老獵戶的後院裏；而且，不偏不倚，都是一箭正中咽喉。不由得老獵戶不愛煞這小伙子；如果當面錯過，到哪裏去找這樣的神箭手啊！

這樣，光棍果然做了老獵戶的女婿。老獵戶逢人就誇獎他女婿的本領了得；聽的人也都以為他的女婿是一個不玷辱丈人的神

箭手。

一日三，三日九。老獵戶的女婿過門一晃半年了。

第一次，老獵戶叫女婿出去打獵，女婿拍拍胸口，一口答應下來說：“好，明兒一早就去！”可是，明兒早上女婿却起不來了，據說頭疼得要炸。

第二次，老獵戶又叫女婿出去打獵，女婿還是拍拍胸口，一口答應下來說：“好，飯後就去！”可是，飯碗剛放下，他肚子又疼起來了。疼得在地上直打滾。

第三次，老獵戶再叫女婿出去打獵，女婿拍拍胸口：“好，馬上就去！”這次好得很，什麼病痛也沒有。丈人眼看着女婿穿上獵衣，揹上那張硬弓，掛起那壺長箭，威威勢勢地出去了。太陽還沒落山，老獵戶就看到女婿掛掛累累揹了一壻嘟野味回來：野鷄、野鴨、鶲鴟、喜鵲、大雁、天鵝……凡是當時可以打到的飛禽，差不多見樣都有。老獵戶查看查看，也個

個都是箭中咽喉。

老獵戶一歡喜，根本不顧去想一想女婿這些野味是不是哪裏買來的。

事情巧得很。老獵戶這天進城去賣野味，只見城門口一大陣子人圍在城牆脚下看榜文。原來南山出了白額虎，縣老爺出了五百兩銀子的賞錢招人打虎。老獵戶一想：得啦，這一下又得銀子又揚名，女婿的本事可以顯顯啦！野味也顧不得賣，當下他就揭了榜文。看榜的把他帶到縣大堂。

縣老爺問：“你能打虎？”

老獵戶答：“我老啦，不行啦！”

縣老爺又問：“那你為什麼揭了榜文？”

老獵戶又答：“我有一個女婿能行！”

當下老獵戶把女婿的本領如此如此誇獎了一頓。縣老爺聽了也信以為真。當下吩咐錄了鄉貫圖籍，立了文書：“功成圓滿，額外恩賞；如若誤事，欺官論罪。”

老獵戶辦完這件大事，心裏好不高興。

他躊躇巴巴跑回家，一長二短給女婿一說，他滿以為女婿要高興的，想不到他倒唰的一下把臉色變了，小腿子也不住地抖。

老獵戶問：“你怎麼啦？”

女婿答：“沒什麼，有些怕冷！”

“病啦？文書立下啦，怎辦呢？”

“沒有病！”女婿勉強地說。

“沒有病，那明天就去吧！”

“好吧！去試試看吧！”女婿心慌嘴強。他想：到縣裏多討幾個士兵做幫手，人多勢衆，也許能行。

丈人又看着女婿穿上獵衣，揹上那張硬弓，掛上那壺長箭，又威威勢勢地出了門。女婿一出門，丈人就在家裏掐着指頭數日子聽好音。一天，沒消息；兩天，沒消息；三天五天還是沒消息。老獵戶不免有些擔憂，心想：大蟲不是好打的，莫不是出了什麼事了吧！可是他總是相信女婿的本事。碰到女兒傷心難過的時候，他就誇女婿的本事來安慰她。



這天，老獵戶正在家裏安慰女兒，忽然聽見兵兵兵有人敲門。老獵戶喜得跳起來道：“這準是女婿領着賞銀回來了。”

了。”三步併兩步去開門。哪曉得門一拉：嘩啦，就是一根鐵索套到他頭上。原來是縣裏來了兩個差人，捉他去辦欺官之罪了。

天哪！難道女婿那麼好的本領，能打不住個老虎嗎？老獵戶心裏不服，他怕是差人跑錯了。他問差人：

“你們捉我做什麼？”
“你糊塗！你做的好事！”
“什麼事啊？”

“你的女婿哪是什麼神箭手？他連弓也不會拉呢！”

“啊！真的？他人呢？”

“還有假的，被老虎吃掉了！還害了兩個士兵！現在老爺正要拿你去辦罪哩！”

老獵戶這才如夢做醒了一般。躡腳大罵道：“天殺的呀！你渾身青黛皮，冒充什麼‘綠大呢’呀！……”

老獵戶在衙門裏受了一頓罪出來，想來想去，只怪自己糊塗。從來自己就沒見女婿射過箭，馬上就相信他是神箭手，這苦不是自己找來吃的嗎？遠近的人，知道了這件事，也把這事當作話柄：逢到有人沒本事硬充能的時候，大家就說：“老獵戶的女婿又投胎轉世啦！”逢到有人糊里糊塗誇什麼人的時候，大家就說：“考考實在再誇吧，別又是老獵戶誇女婿！”

第三個女婿

大地主錢萬貫有三個女兒。大女兒是元配老婆生的，從小金包銀裹，打扮得一枝花；二女兒也是元配老婆生的，從小絲包綢裹，打扮得一簇錦；只有三女兒是小老婆生的，這小老婆是買的佃戶李老二的姑娘。她白白給錢萬貫糟蹋了，却壓根兒不把她當老婆待，連奴婢牛馬都不如，所以這小女兒從小沒包沒裹，在她媽那條破被窩裏長大的。

三個女兒都長大了。大女兒嫁給一個做官的，是官太太；二女兒嫁給一個花花公子，是少奶奶；只有三女兒被送給了佃戶王三，仍舊種田，受錢萬貫的剝削。

年年新正裏，三個女婿都得給丈人拜年。大姑老爺掛紅坐轎，吆班喝道來；二姑老爺插花騎馬，細吹細打來；只有三女婿沒紅沒花，沒轎沒馬，兩腿走着來。丈人請女婿吃飯，大

姑老爺坐在花廳上，金杯玉筷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；二姑老爺坐在書房裏，銀杯牙筷，吃的是鮮魚肥肉；只有三女婿坐在灶房裏，瓦碗竹筷，吃的是豆醬鹹菜。晚上請女婿安置，大姑老爺在煖閣上，鋪的貂皮褥子，蓋的鴨絨被子，還籠一爐炭火；二姑老爺在花樓上，鋪的豹皮褥子，蓋的絲綿被子，也籠一爐炭火；只有三女婿在馬房裏，鋪的蘆草蓆子，蓋的稻草被子，還加上四壁穿風。

第三個女婿想想真氣。

丈人老爺的脾氣，三女婿是摸得熟透熟透了。丈人有個外號叫“見寶收”，只要什麼好東西，中了他的意，他睞思夢想非弄到手不罷。

這年，三女婿有意在丈人身上出出多年的怨氣。又到拜年的時候了，大姑老爺依然是掛紅坐轎，吆班喝道來；二姑老爺依然是插花騎馬，細吹細打來；可是這回三女婿改了樣，他把家裏那條毛驥拿顏料染得花花綠綠，



打扮得怪模怪樣，配上鞍轎騎着來。

三女婿這回騎的牲口，別說丈人老爺沒見過，就連做官的大姑老爺也沒見過。

丈人老爺問：“你這叫什麼牲口啊？”

三女婿說：“老爹，這回算你的窮女婿得了寶啦！”

“什麼寶啊？”

“這牲口叫賽飛。”

“賽飛？你怎麼得的呀？”

“老爹，這就說來話長啦。”三女婿不慌不忙把這匹奇怪牲口的來歷告訴丈人：“去年秋天，我到荒草灘上去割草，割呀割的，割到草

灘當中，忽然看見荒草窩裏一個圓圓長長的大東西，就如大冬瓜一般。我用手敲敲，崩、崩、崩也像是冬瓜的聲音。可是五顏六色的，到底不像冬瓜。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我就把它放在草籃子裏，帶到家裏，放在屋簷下面。那曉得一日三，三日九，晒到一百二十天上，格剝一聲，那個大冬瓜破啦，就跳出這麼個東西。一出來，見風長。沒一刻工夫，就長得這麼大，又會跑，又會跳。我也不知是個什麼名兒，反正我正愁沒牲口，高低當個毛驢使使也不錯啊。又哪曉得，第一天我用牠馱點東西去趕集，牠跑得就如鳥飛的一般，我怎麼也攆不上，只得縱身就騎上去。你別看牠這細筋細骨的，啊哈，力氣可大啦，馱了百十斤東西，還騎上一個人，牠就像不知覺一般，跑的還是那麼快。……”

丈人老爺和大姑老爺、二姑老爺聽得出神：有這麼奇怪的事情！

丈人問：“是真的嗎？”

三女婿說：“還有假的！”

“你怎麼知道牠叫賽飛呀？”

“這又有一段話啦。去年年底，我帶着牠上城，想趕幾個腳錢巴巴結結把你老人家的欠租交過去，馬馬虎虎過個安妥年。哪曉得才到城門口，就遇到一個人拉住我，指着牠問我賣不賣。我一想，這是什麼人呀，憑空在城門口拉住人家買牲口。我就說：‘不賣！我是來趕腳的！’哪曉得那個人說：‘你用這個牲口趕腳，不怕可惜啊？’我一聽，有門道，這傢伙是個識貨的。我就故意不賣。……左纏右纏我才纏清了，這東西叫賽飛，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。不是胎裏生，却是蛋裏出的。老爹，你說，這不是你窮女婿得了寶了嗎？”

丈人越聽心裏越癢。真怪天老爺沒眼睛，怎把這麼好的寶貝落到這小子手上去了呢？

丈人故意逗三女婿：“看你说得天花亂墜，怕是吹牛皮的吧！”

“吹牛？”三女婿裝成很生氣的樣子，“不怕不識貨，只怕貨比貨。老爹你挑匹壯馬，我們放個趟子比比看。”

丈人果然挑了一匹最快最快的壯馬，要跟三女婿的賽飛比試比試。

三女婿裝着給賽飛整頓鞍轎，把一個燒紅的秤錘掛在毛驥的尾巴底下。

丈人上了馬。三女婿上了賽飛。一場的人站着看。那毛驥因為秤錘燙着屁股，沒命的直奔。沒一袋煙工夫，就穿到丈人前面去半里把路。

丈人比輸了，心裏信服了。但是他想想却更氣，更怪天老爺瞎了眼。他決心要把賽飛弄到手。他從來沒有稱呼過三女婿一聲姑爺，現在也低下臉來稱他姑爺了。

他問：“三姑爺，賽飛你賣給丈人我吧？”

“這怎麼行呢？老爹，你女婿窮了幾輩子，啥值錢的也沒有，這回才天賜了個寶，怎能賣給你老人家呢？”